

湖廣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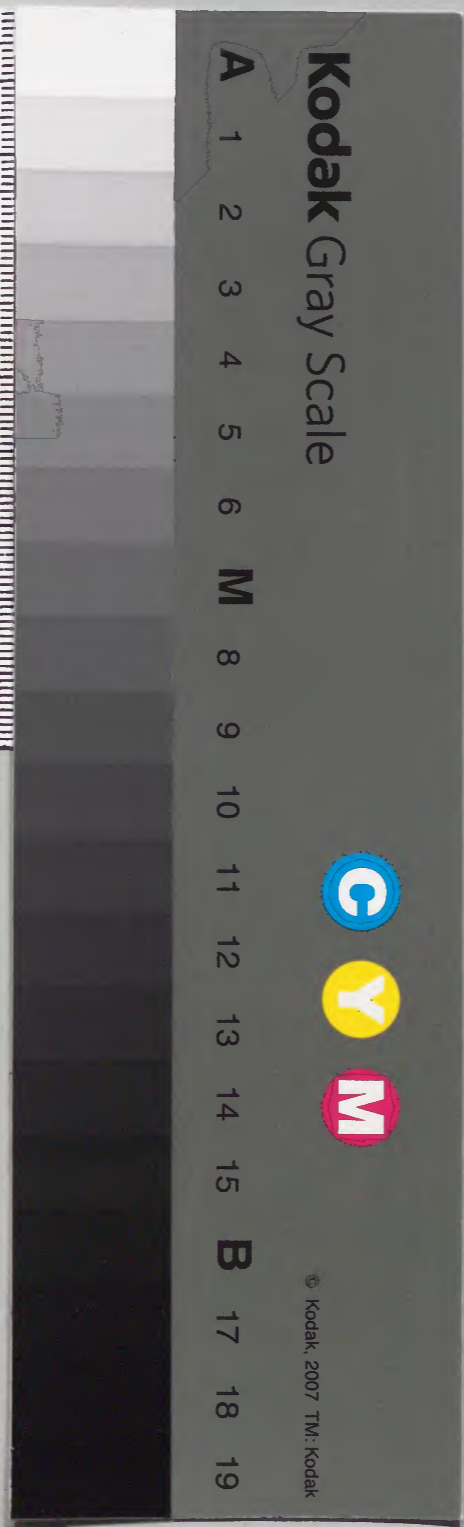
自卷五十六
至卷五十八

庫文閣内		漢書類
函	冊	號
二	六	三
九	九	九

庫文閣内		漢書類
函	冊	號
三	九	三
二	六	九

(口八最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480)
函號	291 9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湖廣總志卷第五十六

漢書文庫

寶蹟

夫華錄藍縷以除楚苗南國巡行止棠而聽訟焉自以
 殫力擴志用修百姓之急云爾其何意於後世之有
 為哉乃聲烈頽皎皎不泯者至治之澤民之枯恃於是
 乎在奈何不令其人之名與世長久也嗣時厥后賦政
 宣猷代有鴻雋自周以來迄於今數千百年蓋更僕未
 易數矣謠頌所歸質諸行事其經理驗白華華著江漢
 間者方列為傳若靳靳然慮名之繆其實也其大賢過
 化事或鮮考猶書而存之則本其素所樹立云於乎作

明書總志

宣統

而求名仕之靡也述而無名仕之耻也來者可以風矣
績者何祭法所謂扞大菑禦大患法施於民與以死勤
事者是也歿而人不應法者不得祀茲亦不得書

宦蹟一

周姬奭即召公周同姓也文王命公巡行南國以布厥
政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君之志
也乃徧歷鄉邑聽斷于甘棠之下以時當蠶桑耕農于
是弛獄出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人思
其政作甘棠之詩武王即位命公居左右十有四年公
功封于燕成王時為三公自陝以東公主之二十七年

受顧命逆世子釗延八翼室以宅其室是為康王二十六年
年公薨謚曰康

召虎康公十六世孫宣王興衰撥亂時淮夷亦叛王命
虎帥師循江漢討平之遂經理其地于是有江漢之詩
曰江漢之漭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
至于南海

方叔宣王卿士是時蠻荆背叛方叔嘗預北伐有功乃
命帥師征之蠻荆平于是有采芑之詩曰蠢爾荆蠻大
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評獲醜言方
叔老成持重不妄誅戮也又曰戎車嘽嘽嘽嘽燁燁知

霆如雷顯名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言方叔北伐底績是以蠻荆聞其名皆來畏服無事于窮征也

仲山甫宣王時賢臣封于樊今襄陽之樊城是也王嘗使山甫出使諭王之德意于四方乃城東方以定齊邑尹吉甫作蒸民詩送之

列國鬪伯比今尹子文之父也為楚大夫富于謀畧關于紀律料敵能測其情而堅瑕莫踰也知人能斷其終而成敗不能遁也不能遁是以克勇楚武王伐隨使蓬章求成隨使少師董成伯比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則使然我以武臨之猶則懼而謀我故難聞也漢東之

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

羸師以張之熊且率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為後

圖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後少師有寵于隨侯伯

比曰可矣楚軍于漢淮之間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隨

侯禦之季梁曰楚人尚左且攻其右必敗偏敗迺楚矣

少師不營遂戰于速杞隨師敗績秋隨及楚平楚子欲

勿許伯比曰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及屈瑕伐羅伯比

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屈瑕果敗

關廉字射師楚大夫初圍鄆敗鄆師繼敗鄆師勇以成

功君子多之桓公九年楚子使關廉帥師及巴師圍鄆

鄧養甥聃帥師採鄆三逐巴師不克闞廡衝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偽北也鄧人逐之皆巴師夾攻鄧大敗十一年莫敖患鄧人之師闞廡曰鄧軍其郊必不戒且虞四邑之至君次于郊鄧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加鄧鄧無鬪志若敗鄧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師以出又何濟焉遂敗鄧師

鬪穀柁菟字子文伯比之子也楚成王時代子元爲令尹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贏積自毀其家以紓難舉將以靖國

量力以制敵得惠以撫下三仕不喜三已不愠以憂勤于社稷于時齊桓方霸楚邦多難子文量力而勤舍命不渝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其族有十法者廷理拘之聞其貴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廷理懼遂刑其族舉子王爲令尹悉告以舊令尹之政成王聞子文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子文辭而逃王止而後復人問其故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伐隨伐鄭滅弦滅黃子文之功居多闞克黃子文之孫楚歲尹也初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

文曰是子也能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子良不可子文將終謂族人曰椒也執政焉速行矣無
及于難子文卒越椒為令尹攻王王滅若敖氏之宗惟
子文之孫歲尹克黃使于齊還聞難人曰不可以入克
黃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
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功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
復其所改命曰生

為賈伯嬴叔敖之父也為楚工正秉心淵沉而有謀臨
事果敢而能斷遇敵整暇而不迫初子文用子玉為令
尹國老皆賀尚幼後至不賀日子之傳政于子玉以

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以獲幾何子玉剛而無禮不
可以治民過三日乘其不備以入矣子玉果敗于城濮

作明楚大饑戎侵其四鄙楚人謀徙于阪高為賈曰
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

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必懼而歸凡出師旬有五
日楚遂滅庸後晉趙盾伐

揚

虞丘伯楚大夫也楚莊王即位伯薦叔敖曰臣尸令尹
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麻
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

政則國可使治士民可庶
于中國而令行于絕域遂照
祿位者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忠臣固駐之之之之之之之
馬真丘家王王王王王王王
教賢茲奉國國國國國國國
曰夫子之賜也也也也也也
若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源泉溉灌沃澤堤坊湖浦以爲池沼以教潤國家家富
人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蟻改幣以適民宜而
爲市者便高榷以資民用而爲車者化王使城沂叔敖
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工命日不愆于素能擇楚國
之憲典軍行右轅左追羣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
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內選于親外選于舊與與與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昔有常尊賤有等威晉
荀林父帥帥及楚戰于邲叔敖曰寧我薄人毋人薄我
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薄之也遂進師晉人敗績救病革無棺槨卒後王

若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源泉溉灌沃澤堤坊湖浦以爲池沼以教潤國家家富
人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蟻改幣以適民宜而
爲市者便高榷以資民用而爲車者化王使城沂叔敖
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工命日不愆于素能擇楚國
之憲典軍行右轅左追羣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
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內選于親外選于舊與與與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昔有常尊賤有等威晉
荀林父帥帥及楚戰于邲叔敖曰寧我薄人毋人薄我
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薄之也遂進師晉人敗績救病革無棺槨卒後王

月黃息志

宣續一

置酒召優孟孟歌曰貧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
孫叔敖子孫困窮被褐而賣新王悟即召其子封于潘
鄉

士慶楚大夫初共王蒞政荒于聲色將三年未出令士
慶諫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何也
王曰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愚士慶曰所願
聞巴王悅授之相中庶于跪而泣曰臣尚衣冠三十年
矣王賜士慶而不賜臣何也王曰子與貧言內不及
國外不及言外不及誰使可富不可貴也于是出其言內不及
言外不及土而賜之言內不及

信者士之行言語者士之路也

伍參仇舉父也文公十二年楚子代鄭晉荀林父帥
救鄭及河圍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隨武子曰善德刑
政事典禮不見言內不及可敵也楚皆有之先穀欲戰楚子重
將左子士將右將言外不及馬于河而歸伍參欲戰叔敖弗欲
曰昔歲入陳今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
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
在晉軍而得食乎令尹南轅辰旻參言于王曰晉之從
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佛不仁未肯用命其三
帥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王
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果敗晉師于邲

潘尪字師叔楚大夫初庸人率群蠻以叛楚囚于揚恣
三宿而逸請起王卒潘尪曰不可姑再與之遇以驕彼
彼驕我奴而後可克此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楚子
從之會師于臨品分爲三隊闞椒子越自石溪子貝自
夙以伐庸厥後楚子伐鄭潘尪入盟尪之子叔黨從事
于邲之戰遂魏錡楚子乘左廣以逐鎡旃叔黨望車塵
曰晉師至矣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之唐惠侯使叔黨
率游闕四十乘隨唐侯爲左拒之唐惠侯使叔黨
曰君盍築武庫而收昔刀爲觀焉爲爾克敵必示子
你無志武功也

上曹楚大夫也莊王使壘傅太子歲辭曰臣不才無能
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
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則不善人將至故堯有丹朱舜
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
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王卒使傅
之

申叔時申公也初莊王使士壘傅太子士壘問于叔時
叔時對以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之體貌以左右之
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鑒之勤勉
以觀之孝順以紂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

不從者非也其可興乎太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
艱後共王克勵于行皆叔時力也楚子伐陳欲縣之對
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
陳無乃不可乎王曰善乃復封陳及楚子侵鄭子反淪
明叔時已老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
信禮亡欲免得乎子反果不克終

季梁隋賢臣也楚武王伐隋隋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請
羸師以誘之熊且率比曰季梁在何益隋侯將追楚師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
聞之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

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
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滂盛
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
而後致力于神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
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君姑脩
政而親其第之國庶免于難隋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公子側字子反事莊王為司馬邲之戰大敗晉師而還
莊王十九年圍宋踰年不克宋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
子反遂許宋平共王十六年晉討鄭貳楚人救之過申
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曰必敗戰于鄢陵共王傷目子

反宵遁王還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不在子
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
且不朽臣之卒宵奔臣之罪也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筦蘇楚共王常侍也共王有疾召令尹曰筦蘇與我處
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
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
恣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
樂之不見戚戚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
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

諸侯之師與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不穀是爲九君之

好是繼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况曰
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少爲
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遂盟于召陵

申無宇楚子尹也初靈王爲令尹爲王旌以田無宇曰
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
之無宇之闔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
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八子經畧
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今王之毛誰
非君臣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

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其今有司曰汝胡執人于
王宮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昔武王
數紂之罪謂爲天下逋逃主君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
不可乎王遂赦之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杜無宇曰五
牲不相爲用况諸侯乎城陳蔡不羨使子棄疾爲蔡公
無宇曰擇子莫若父擇臣莫若君今棄疾在外鄭丹在
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寔殺曼
伯宋蕭毫寔殺于游齊渠丘寔殺無知衛蒲戚寔出獻
公未大必辨寔大不植君所知也

白公子張楚大夫也楚靈王患其驟諫謂史老曰吾欲

已諫如何對曰片之實難已之易矣他日子張又諫王
以史老之言告之對曰昔殷武丁之神明其聖之獻廣
其知之不疚猶自謂未久故三年默以思道以象旁求
聖人既得以爲輔又使朝夕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
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不亦難乎齊桓晉文
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近臣諫遠臣謗是以其
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于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
爲令君君不度德于二今君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王
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于耳對曰賴
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解兕象其可盡乎其又

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變

伍舉參之子奢之父也靈王爲章華之臺與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于目觀則美縮于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美而忘政楚其殆矣靈王會諸侯舉曰啓有鈞臺之享湯有景毫之命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豐鎬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王曰用桓公盟已王有驕色舉曰桀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爲驪山之會其夷叛之幽王爲犬戎之盟成翟叛之王其慎歟

遂子馮爲令尹訪于申叔豫豫曰國多寵而王弱不可爲也遂辭以子南爲令尹子南被誅復以子馮爲令尹退朝見申叔豫豫曰觀起有寵于子南獲罪車裂吾是以懼于馮悟曰吾見申叔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後楚王師于荒蒲舒鳩人受盟王欲伐之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而又伐之是無罪也姑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

屈建字子木屈到子也初到嗜芟有疾召宗老而屬之曰祭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子木曰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

可以訓後世祭典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
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簠簋則上下共之不羞
珎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于國之典遂去之令尹
子馮卒康王以子木為令尹舒鳩人叛子木伐滅之以
為掩為司馬使庀甲兵王賞舒鳩功子木辭賞曰先大
夫為子之功也以子為掩

鬪辛子文玄孫蔓成然之子也成然字子旗與養氏比
平王滅養氏遂殺子旗使其子鬪辛居郢及吳伐楚昭
王奔鄭辛之弟懷謀弑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
天也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惟仁者能之違強凌弱
非勇也乘人之弱非仁也滅宗絕祀非孝也吾先人以
善事君成名于諸侯自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
死之不可遂以王奔隨王兩賞之曰子旗之子或禮於
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遂啓疆直而能諫諫而能盡有令名焉昭公元年楚靈
王立以啓疆為大宰六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
介楚子曰晉吾敵也吾以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司宮
足以辱晉矣啓疆曰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
享覲有璋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
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邲邲之

殺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韓起之下五卿八大夫十家九縣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茂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賈無禮以速寇而未有甚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殺之過也厚禮韓起叔向而歸之

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若也法縱非非

惠也當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乎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伍尚伍舉之孫奢之子也初為棠邑大夫平王使為太子傅費無極為太子納婦于秦見其美也勸王自取之遂讒太子出奔鄭王召伍奢奢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疎間骨肉乎無極曰王今不制必成禽矣王怒囚奢使召二子奢曰尚仁呼必來員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度來必并禽必不來二子聞召員曰楚之召我非欲生我父也恐後生患耳不如奔他國以雪父耻俱戒無為

也尚曰聞父執而莫奔非孝也父戮不報無謀也子其
行哉我其死矣尚就戮員奔吳爲子胥興師伐楚五戰
入郢

然丹字子革楚右尹也靈王狩于州來次于乾谿雨雪
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子革夕
王見之語以帔舍冠語曰我先王能繹與呂伋王孫牟
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有分我獨無今于周末鼎其
與我乎曰先王辟在荆山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
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今周與四國惟
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我王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
鄭會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曰周不愛鼎鄭敢愛

田子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
其畏我乎曰畏君王哉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
曰臣嘗聞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某父作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于祗宮王慙揖而入
數日然不能自克以及于難平王即位使子革簡上國
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
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奸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
勛合親任良物官

倚相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嫺于辭令楚人

賢之左史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汝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惟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子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勿謂我老耄而舍我周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惟正之共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耄國而欲自安也子亶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倚相曰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反嘗文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焉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于郢華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惟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止芟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芟以于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沈尹戌楚莊王之曾孫沈諸梁子高之父也爲沈尹左司馬好直諫國人賴之按昭公十九年楚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知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二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帥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二十七年楚有郤宛之難沈尹戌言于令尹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不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謗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大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于矣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甚矣其惑也子常遂誅無極

沈諸梁字子高左司馬沈尹之子也爲葉公時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子高諫之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

胡廣息志

二

臣讀

勇不爲不利合諸邊境使衛藩焉子高曰彼其父爲我
於楚其心又猶而不潔若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
悛德思報怨而已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
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仁者好之不偏惡之不然高之
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
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
詐謀也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
夫誰無疾膏肓者除之舊怨宗國之疾膏肓爲之
關鑰藩籬而遠遺賄之猶恐其至是之謂爲日易者心
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恨子西之心怨賊之人其心
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盡求若敖與子干子皙之族而逃
之安用勝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
尚勝也弗從使處竟爲白公請伐鄭以復太子建之
讐子西弗從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
厲也曰勝以有聞將以殺爾父平告子西子西曰勝如
卿余翼而長之勝遂作亂殺子西子期劫惠王子西以
決掩面而死子高聞之帥方城外以入及北門或遇之
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傷君
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
人望君如望歲焉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

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遇箴尹固子高曰微二子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與國人攻白公勝奔山而縊子高兼二事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馬退而老於葉初子高有弟曰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子高絕之

申包胥楚大夫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於吳也曰我必覆楚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心能復之及昭王奔隨申包胥亡于山中聞伍子胥報平王尸使人謂之曰人衆固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子欲平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戮死人其無天道之極乎子胥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逆施耳於是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吞食上國寡君失守宗祧辱在草莽使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申包胥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人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子蒲子虎以車五百乘救楚大敗吳師子沂事寧頒賞于闞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王孫賈宋木闞懷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吾何求遂逃賞

公子中子西楚昭王庶兄也平王卒今尹子常欲立

子西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乃立太子珍爲昭王
及吳二公子掩餘燭庸奔楚昭王大封而定其徙莠尹
然沈尹戌取城父胡田以與之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
而親其民如子辛苦同之若好吾邊疆猶懼其至吾又
疆其讐以怒之可乎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光又甚
文將自比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爲害乎亦將卒以祚吳
乎厥後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子西敗吳師于軍祥吳師
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慕骨馬不能收又焚
之可乎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豈憚焚之遂敗吳
師于公婿之谿王之奔隨也藍尹疊以舟涉其谿王後
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思舊怨以敗君何效馬王曰善子
西嘆於朝疊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臨政
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今吾子在朝而嘆
何也子西曰閻廬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
又其焉子疊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閻廬食
不二味居不重席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
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是以民不
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今聞夫
差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先自敗
也已安能敗我暨昭王救陳卒于城父子西與子期謀

潛師閉塗逆子章立之是爲惠王哀公十五年子西子
期伐兵及桐油厥後召太子建之子勝爲白公作亂于
西死之

藍尹亶楚大夫也吳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白見亶以
舟載其祭主號曰載子對曰先王莫墜其國當君之世
曰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曰成
曰之後敢棄不殺今而來何也對曰昔子常長舊怨以
敗于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于成
曰以儆君也今之敢見觀君德也君若不鑒而長之臣
何有於死惟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

人見之

公子貞字子囊爲楚令尹襄公九年春襄公使士雅乞
師于楚以伐晉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也晉君
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
競于教其商人力于農穡晉不可敵君其圖之十年子
貞帥師救鄭遂伐宋于訾毋侵魯西鄙還圍蕭克之及
楚王卒告大夫曰不殺不德請謚爲靈若厲子囊議謚
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君
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
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不可謂共乎謚曰共十有

四年卒遺言謂子庶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堯不忘
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
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鬪且為楚大夫時囊瓦為令尹問蓄貨聚馬于楚子
索蔡昭侯之佩與唐成公之馬且歸語其弟曰楚其亡
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
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夫貨馬郵則闕于民民多闕則有
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子文三舍令尹無一口之積
恤民故也故莊王滅若敖氏惟子文之後在至今處鄭
為楚良臣今子常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甚四境

子常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甚四境

不厭其速怨多矣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
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于成靈乎成不禮於
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不顧於民一國事之若遺跡
焉子常為政甚於成靈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
之戰子常奔鄭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屈
取之孫伯庸之子也為楚懷
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
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
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
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
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

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其後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無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令尹國人皆咎子蘭之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子蘭心愧平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公子華楚莫敖也楚威王即位問曰自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子華對曰昔者令尹子文緇布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是故庶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也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材于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難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庶名不挫于諸侯天下不敢以兵南嚮子高食田六百頃是故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莫敖大心撫其御曰楚國亡矣吾將深入吳軍杜

稷其有幾乎是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稷者也吳入郢焚冑穀蘇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是故勞身愁思以憂社稷者也昭王及郢冢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王欲封之冢穀辭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也遂自棄于磨山之下是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冢穀其人也王乃大息曰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子華曰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有不好且

王孫圉楚大夫也事楚昭王吳入楚五戰及郢昭王取兵妹季芊界圉涉睢濟江人于雲中盜攻之王孫由一

文王奔員鍾建負季芊以從奔隨入郢王賞王

于及圉九人有差圉聘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也
和問曰楚之白珩猶在采圉對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無怨恫乎楚國又數曰雲夢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戒不虞其幣帛以賓享于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

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
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
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
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若夫譁置之美
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司馬奮揚楚城父司馬也初費無極讒太子建于楚王
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外叛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
揚執太子奮揚導太子奔宋王召奮揚曰誰告建也對
曰臣告之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予臣不仕不能苟貳奉
命以還不忍後命故違之王曰而敢者何也對曰使
失命石而不用好也王宥之

湖廣總志卷第五十六終

官蹟二 兩漢

漢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商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乃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降之及項羽稱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籍死沛公既即位以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謚曰文王

蕭河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

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
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為沛公何
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
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
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
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
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封沛公
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
謀攻項羽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

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知百戰百敗不死何為
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

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
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
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
王以信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
何以丞相留守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
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
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
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
軍遜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

事漢五年既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酈侯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在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年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

悉更秦之文帝謙讓未進也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言至是西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誼既為長沙傳三年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卑濕又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

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是時匈奴疆
侵遼天下初定制度踈闊諸侯土僭擬地過古制淮南
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臣建梁王
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年三
十三矣

周繆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
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從京警須材榮陽絕甬
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車襄國戰有利者不利終亡雖
上心上以繆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二百戶上欲自擊陳
繆繆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木曾自今上常自行是六

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

繆為酈城侯

酈普肯友屬長沙

孝文五年薨謚貞侯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
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
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
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
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
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
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
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侈

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教不以田作為事者
輒斥罷之甚者按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
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
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
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天下
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罷
非法食物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
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
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
南陽亦為立祠

公君東漢汝南人太傅蕭望之之子也少以父任

元帝即位起為御史除功曹遷謁者使凶
奴還為茂陵令課家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拜南郡太
守策曰南郡盜賊群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公威信素著
故委為太守其為民去害以安元元亡拘於小文如賜
黃金二十斤育至郡盜賊靜以病去官復起為光祿大
夫執金吾以壽終

蕭由字子驕為安平太守治郡有聲哀帝為定陶王時
失其指免官復起為左輔都尉轉江夏太守平江賊成
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徵為太鴻臚



衛颯字子產河內人家貧好學王莽時仕歷州宰建武
二年除襄城令遷桂陽太守郡舊不知禮颯下車修庠
序之教設婚姻之儀莽年邦人從化先是武帝平含涇
涇陽曲江屬之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供
王賦颯乃鑿山通道列亭傳置郵驛役省勞息奸吏社
絕山多產鐵亡命私鑄颯乃起立鐵官歲多增入理郵
民事居官如家其設施合於物宜二十五年徵還光武
欲以為少府被疾不能拜勅以桂陽太守歸家賜錢十
萬卒

民種殖桑柘麻紵勸令養蠶織屨民獲利益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初為王莽守宛漢兵攻之
食盡始降諸將欲誅之以伯升勸得免後從河內太守
韓歆守城光武文之困迫以城降光武怒坐歆鼓下將
斬之彭說光武乃貫歆以為鄧禹軍帥建武二年使彭
擊荊州下雙葉等十餘城是時南方猶亂南郡人秦豐
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畧有十二縣董訢起堵鄉許邯起
杏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
軍所過多侵暴時破勇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
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清陽與諸賊合

從秋彭破杏降許邾遷征南大將軍帝令彭率傅俊戴
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
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
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令得亡
歸以報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
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
兵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
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
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宣城降
拜為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茂擁眾夷陵
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迎降四年春茂乃留辛臣守
夷陵自將兵沿江沔至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在後
盜茂珍寶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茂茂疑必賣已遂
不敢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茂數月大破之其大
將伍公詣彭降茂亡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又城中食
已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
田茂大破之遂拔夷陵進至秭歸茂與數十騎亡入蜀
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彭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
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
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

趾收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
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
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
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貢獻悉封為列侯
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九年
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
關擊破鴻駿及田鴻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
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
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
門吳漢以二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
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
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
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
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
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
死者數千人時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
暮乃止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
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
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
謚曰壯侯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初遇光武一見如故語在援傳拜
太中大夫涼州平遷隴西太守擊先零于臨洮徵入為
虎賁中郎將征交趾封伏波將軍新息侯建武二十四
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蠻敗績援時年六十二請行
帝老之援據鞍被甲上馬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
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
士及弛刑徒四萬餘人征五溪明年督軍至臨鄉遇賊
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散走竹林中初軍次
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涂夷
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援以為棄日
費糧不如從壺頭搃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
援策二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
盛士卒多疫死遂困乃穿岸為屋以避暑賊升險鼓譟
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意皆為流涕耿舒與兄好
時侯弁書以援不用其策遂致失利弁得其書奏之帝
遣中郎將梁松代之會援病卒松宿懷憤因加譖言帝
大怒收新息侯印綬初援遺書戒其子弟寧為龍伯高
之刻鵠類鶩母為杜季良之畫虎類狗季良事連梁松
以故憾之伯高亦繇此為零陵太守後雲陽令朱勃詣
闕上書訟援之功始得歸葬章帝建初三年追謚曰忠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以父任為郎年十五受業博士二十餘歲補辰陽長俗好鬼鮮學均為立學宮禁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服歸客游潁川會武陵蠻反劉尚敗歿詔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二千人援之適馬援至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並進賊拒阨不得前及援卒軍士多瘟疫死者太半均與諸將議曰道遠士病不可以戰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等守沅陵長命种奉詔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還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先自劾矯制罪光武嘉其功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轉九江守虎北渡河蝗飛出界明帝永平元年擢東海相七年徵拜尚書令司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內太守教化大行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左水丘岑盡殺之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光武馳使駙騎特原

宣刑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宣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疆項令出在縣五年年七十而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

董是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天叩頭降雨止風微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嶺南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

...年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
...者東拜騎都尉以老乞骸骨詔賜錢百萬合以千石
...其身

...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群賊
入汝陽...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
北賊圍...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
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若者邪嘉
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群賊相視曰此義士也給
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
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危手臣

實駕忙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

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
吏民為立祠焉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
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為護
軍及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為護軍常見親幸
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以為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
位拜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史封堵陽侯冬與諸將擊
鄧奉於清陽祐軍敗為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
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延岑自



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
於東陽大破之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
九十七進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年代征南
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
帝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不肯降勅祐設方
畧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降祐檻車傳豐
送洛陽斬之祐還與其都尉臧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郁
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
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
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十三年增邑定

封萬侯食邑七千二百戶

梁松字伯孫後漢光武駙馬都尉建武中武陵五溪蠻
夷叛馬援率兵征之援壺頭之師未捷耿舒以其事聞
上遣松為虎賁中郎將馳驛責問未至援染疾歿遂留
松鎮守自是蠻夷遠遁邊境安寧黎民受惠松沒立廟
祀之事聞加封漢征南將軍梁公之神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
百人太守穎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
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
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

布恩澤慰撫比狄所過皆圖為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
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著羊
皮服布被遷武陵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
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
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時歲荒司
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
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也少厲志修孝
行父卒讓國在異母弟荆原 示高其節下詔許焉後

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拜奉車都尉遷大司馬
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任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

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以二千石
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河南尹遣丞存
問常以八月日奉羊酒

郭胥字喬卿潁陽人建武中為尚書令曉習政事多所
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寵異到官有殊政百姓歌之曰
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至南陽特見
嗟嘆賜以三公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令人見其
容服以章有德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在官三年卒賜
車一乘錢四十萬

第五頡字子陵京兆人第五倫之子也倫初為武岡扶
夷長未至擢會稽太守入代牟融為司空元和二年策
免頡嗣拜桂陽太守轉廬江南陽所在見稱人為太中
大夫仕至將作大匠

徐璆字孟玉廣陵人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遷荊州刺
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守南陽汙濫璆當之部太后遣
中常侍屬忠璆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璆到州舉奏忠
賊億萬及五郡太守不法悉案其罪威風大行太后怒
徵忠為河隸校尉中平元年同中郎將朱雋擊黃巾賊
璆為東術所扼後拜太常

楊璆肇築郴城殊有治績

張羨永州太守甚得江漢間心

楊震字伯起華陽人少好學稱為關西夫子客居湖城
不應辟召年近五十有鸛雀銜三鱣于講堂諸生進曰
先生自此升矣此卿大夫三台象也大將軍鄧騭聞其
賢舉茂才四遷至荊州刺史屢彰政績改東萊守道經
昌邑時令王密乃前荊州所舉茂才也夜懷金十斤遺
之震曰故人知君君何不知故人密曰暮夜無知震曰
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轉守涿州安

帝元初四年徵為太僕遷太常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鄧太后薨乳母王聖出入宮掖為姦震上疏極諫帝不納二年為太尉中常侍樊豐周廣謝暉更相扇動地震京師震因言地宜安靜土位中宮此中官持權用事之象語在震傳大將軍耿寶誣震怨望詔遣歸本郡行至夕陽亭飲醪而卒

李固字子堅南鄭人司徒邵之子也順帝陽嘉二年地震山虧公卿舉固對策固上疏極論帝覽其奏異之命為議郎諸常侍及阿母疾之出為廣漢領令至白水關詳即綬不任梁商請為從事中郎永和初中荆南盜起變

名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郡...其舊譽與之更始賊帥夏密等歛其...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黨悉降州內清宴特南陽太守高賜為固所糾納賂梁冀固持之愈急冀遂改固...太守蒲歲遷將作大匠上疏論事語在固傳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質帝立梁冀嫉之飛章誣固...拊之獲免固與杜喬同心秉政及帝遇毒復共立...以王蒜梁冀忌其威明誣固與謀矯詔誅之臨...戒書戒得書流涕戒成都人舉孝廉為荆州...死獄少子變姓名人徐

賈子之徵拜議郎靈帝特為安平相遷河南尹

度尚字博平山陽人初由中官侯覽上計拜郎中除上

虞今為政嚴峻發擿姦非人稱神明轉支安令桓帝延

熹五年長沙零陵寇大起交趾刺史蒼梧太守望風遁

遣御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克賊兵燒長沙又遣謁

者三屯督荆州刺史劉度擊之敗績桓帝詔舉任代尚

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荆州刺史常躬率部曲與同

勞逸廣募雜夷明設購賞進擊大敗之降者數萬人桂

陽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之破

其屯聚中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方從禽尚密遣人

獎營深自咎責眾益憤踊秣馬葦食徑赴賊屯遂大破

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以功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

八年徵還京師時荆州兵朱盖等征戍後久忿恚復反

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攻郡邑太守任胤棄城走

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尚為中郎將率幽冀

烏桓步騎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杭徐等發諸郡兵討之

斬蘭等二千五百級詔賜尚錢百萬復以尚為荆州刺

史延喜九年卒于官

許荆字少張會稽人少為郡吏舉孝廉和帝時遷桂陽

太守郡濱南州風物詭異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

并長息云

宜廣二

制度俾知禮禁 嘗行春至耒陽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
訟荆嘆曰吾荷 國重任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使使陳
狀均感悔在任 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卒于
官桂陽立廟樹 碑孫猷後為太守

謝夷吾字堯卿 會稽山陰人也舉孝廉為壽張令稍遷
荊州刺史夷吾 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郡始到南陽
縣遇孝章皇帝 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勅荊州刺史入傳
錄見囚徒誠長 吏勿廢舊儀朕將覽馬上臨西廂南面
夷吾處東廂分 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三百餘事事與
上合上嘆息曰 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

屬郡

陳球字伯真淮浦人父豐廣漢太守球陽嘉中舉孝廉
除繁陽令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
研等陸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設方畧暮月
解散適州兵朱蓋亂轉攻零陵郡郡苦旱濕編木為城
不可守備掾史白徙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
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乃悉老弱死守弦木
為弓羽予為矢引機發之射千餘步賊激水灌城球因
地勢決水反滄賊衆相拒不下會中郎將度尚至球募
士共擊破之上命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



太守徵拜將作大匠陟廷尉司隸校尉進大尉與司徒
劉命謀誅宦官曹節等不克下獄死

杭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宣成長為移
深林遠數椎髻烏語之人置縣下境內無復盜賊後為
中郎將宗資別部擊泰山賊孫舉等平之封東鄉侯及
為長沙太守宿寇皆平卒于官相帝時詔增封千戶侯
馮緄字鴻卿宕渠人少學春秋司馬法舉孝廉七遷為
廣漢都尉拜御史中丞順帝時持節督揚州諸軍事遷
隴州遼東二郡太守徵拜京兆尹司隸校尉所在立威
遷廷尉時長沙蠻寇益陽延喜五年襄轉盛而宏陵繼

相為內應武陵蠻悉掠江陵聞荆州刺史劉南郡太守

李並道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

萬之特海內饑饉帑藏空虛山川征伐常減公卿俸祿

伊士侯租賦緄性烈直不行賄賂乃上疏曰勢得容奸

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

尚書朱穆言其失體緄至長沙取悉詣營道乞降進擊

武陵蠻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荆州平詔賜錢

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于中郎應奉薦為司

隸校尉上書乞骸骨不許監軍張敞奏其刻石江陵侍

婢自隨不究會長沙賊復叛策免頃之復拜將作大匠

轉河南尹徵為廷尉卒

法雄字文疆扶風郿人初仕郡工曹除平氏長擢宛陵

今未初二年征海寇張伯路等轉青州刺史平東萊寇

有功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有

雲夢藪澤多虎狼吏驅民往捕民患其擾雄乃移書曰

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至化之世猛獸不擾

皆由愚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其毀

檻阱破機械勿妄捕山林是後虎害頃息人以獲安

傅燮字南容北地人也本字初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

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人討劉寬再舉孝廉

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

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攻之宦

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諸之宦

帝猶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以燮

免後拜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

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

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

唐雒和帝時臨武長時南海獻鮮龍荔民難之雒上書

曰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獻為功詔罷貢

陸康字季寧吳郡人祖績父褒俱有名康少負毅烈舉

茂才除高城令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所在
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康上疏諫不聽內侍譖之檻車
徵逮侍御史劉岱為白其枉釋之會廬江賊黃穰等與
江夏蠻連結攻沒四邑拜廬江太守帝嘉其功官其孫
尚為郎中後死于孫策之難

樂巴字叔元內黃人初補黃門令出為郎中遷桂陽太
守以郡處南垂不開典訓乃定婚喪禮儀興學校獎進
之雖幹吏胥史咸課令習讀程式殿寂隨能除授政事
明察視事七年荆州刺史李固表之徵拜議郎守光祿
大夫與杜喬周舉八使徇行郡國後死黨禍之難子賢

自至雲中守

周憬下邳人拜尚書侍郎遷河南固始尹又拜桂陽守
桂陽與南海接壤商旅所臻自瀑亭至曲江臺水極險
憑其源自黃龔山為十二洲過宜章會武水入樂昌至
三泚合諸水為六瀧俗謂水驚峻為瀧驚湍激石流數
百里憬開此溪乍合貞水人便之為祠樹碑於瀧上
李進順帝時守武陵為政有體能簡良吏撫循蠻夷
境遂安

陳奉武陵太守桓帝中五溪蠻攻郡奉率吏民擊破之
悉降其衆由是蠻夷畏服無敢再犯

月書總志

三

官續二

楊璇字機平會稽人舉孝廉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
倉梧桂陽寇起吏人恐懼璇乃制馬車數十乘又為兵
車鼓弓努與戰大破平之境内以寧荆州刺史凱誣璇
冒功檻車徵逮乃噬臂血書詣闕上之詔原璇拜議郎
三遷為渤海太守張溫薦之拜尚書僕射

應奉字世叔南頓人聰警讀書五行俱下為郡決曹史
著漢書多所述載舉茂才永興元年遷武陵太守蠻酋
詹山等四千餘黨叛執縣令奉到官山等皆降始與學
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事免延熹中蠻復亂馮緄以奉
有威請與俱拜從事中郎詔曰蠻夷叛逆積惡故太
中之魚火熾湯盡尔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
尔其勉之奉到設方畧賊破緄惟功於奉薦為司隸校
尉上書論宮闈事桓帝納之及黨錮起奉引疾自退追
愍屈原著離騷二篇

王寵南郡太守鑿襄陽蠻水與木里溝溉田六千餘頃
民賴之襄陽遂稱沃野

宦蹟二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蔡邕外孫也司馬昭為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武帝代魏以佐命勲進中軍將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間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



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嘗
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而頗
以畋漁廢政嘗夜出軍司徐胤執糜當營門曰將軍
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
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祜進
據陰要開達五賊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
盡為晉有自是前後攻守者不絕乃增脩德信以懷柔初
附慨然有吞并之心也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
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討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
言人有略吳一兒為

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

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
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
香感其恩甚率部曲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
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河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
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
然說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
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
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叔子豈醜人
者時論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祜樂山水每風景

造峴山置酒談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
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
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
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
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祐嘗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
關內侯邑三百戶祐寢疾入朝及侍坐而陳伐吳之計
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
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害政已甚可不戰
而赴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
代之盛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
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
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臥護諸將祐曰取吳不
必須臣自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
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
杜預自代尋卒封鉅平侯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
帝涕淚霑鬚髮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莫不
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襄陽
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
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也。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可為
 昭嗣。立預尚昭昧，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預在內七
 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時帝密
 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
 病，舉預自代。及祜卒，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
 爭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
 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耻以無備取敗，不以
 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
 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使吳移易將帥，
 成預蕩之勢。皆此類也。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

帝報待明年方可大舉。預表陳至計，時帝與中書令
 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歎手曰：陛下聖明神武，
 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夫主荒淫驕虐，誅殺賢
 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克。帝乃可之。十一月，遣將軍琅
 邪王伷出涂中，王渾出積石，王斌出武昌，胡奮出夏口。
 杜預出江陵，王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
 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將軍、中軍屯襄陽，為諸軍節度。預
 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將樊顯等率衆循
 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
 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

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
 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
 餘口遂指授群帥徑進株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
 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預以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勤於講武脩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
 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脩郤
 信已遺跡激用澆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
 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
 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也
 襄山川實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

連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
 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
 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常言高岸
 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
 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不墜
 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先請將立功之後從容無事
 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釋例又作監會圖
 春秋長歷備成一宗之學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太康元年濬為益州刺史自
 表伐吳正月濬發自成都作大筏數千方百餘步總草
 月

爲人被甲持杖令言水者以後先行遇吳人所置鐵錐
輒著筏去又作火車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遇
鎖融液斷絕二月庚申寇吳西陵復其宜都太守虞忠
壬戌赴荆門夷道二城乙丑寇樂鄉進潛爲平東將軍
至武昌夏口兵不血刃攻無堅城遂底建康孫皓出至
吳平六年卒諡曰武

王戎字濬仲臨沂人貞陽侯渾之子也幼穎悟神彩秀
徹視日不眩年十五在郎舍元鑿人倫渾卒襲爵
歷吏部尚書受詔伐吳遣參軍羅出
侯戎撫慰新附宣揚威惠荆土悅服徵爲侍中遷光祿
勳吏部尚書卒諡曰元

山簡字季倫司空濤子永嘉二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
荆襄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
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爲懼公卿間俱優游卒歲唯酒
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
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
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醉歸能
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故也嘗問葛強我何如并州兒
強家在并州簡所愛將故醉時以此言戲時樂府伶人

避難多奔河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

李茂字仲魯為襄陽太守崇教化脩學校表為行拔賢能清簡無匹正身率下二年彈黜四縣

劉洪字和季沛國相人也大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討昌斬之悉降其眾時荆部守宰

多缺洪請補選帝從之洪乃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稱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洪

嘗夜起聞城上侍史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歲疾無褐洪愍之乃譴罰主者遂給葦袍復帽轉以

相付舊制峴萬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洪下教曰禮

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

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時天下大亂洪專督江漢威行

南服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

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卒于襄陽士

庶嗟痛若喪所親父老追思洪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

過也晉皮初劉洪牙門將洪討張昌初為都戰帥忠勇

冠軍漢沔肅清實初等之功也洪表初為襄陽太守朝

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名郡乃以洪壻夏侯陟為守洪曰

若必姻親可用荊州十郡安得十壻乃表陟姻親不得相監初勲宜見肅報詔聽之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歷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揚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郟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為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強慢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為國之恥願陛下詳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為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小人為不及也騫處方任為十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騫素無騫愕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為

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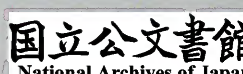
陳頤字延思陳國人少好學有文義仕為郡督郵檢校隱匿者三千人為一州最大守劉享拔為主簿州辟都從事頤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因陳特務以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濟甚大以所不習

月... 卷五

宣... 三

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帥者延問核試盡
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况或十得
二三日碑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為秦相豈藉華
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抑華校實
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
心之交為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辨
陶侃征還顧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為能表為梁州刺史
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妬說顧年老耳
聾侃不顧還以西陽太守蔣異代之年六十九卒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
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
表為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疏辭讓深陳
外戚之戒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
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為中書監及敦
舉兵加亮左衛將軍假亮都督東征諸軍事逆亮事平
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伍千四百疋固讓不受轉
護軍將軍及帝疾篤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
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
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



失人心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拒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拖工應弦而倒船上人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着賊衆心乃安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旨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噉雞因留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讚云作風流兼有爲

政之實亮乃求外鎮以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會太尉陶侃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豫荆江三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欲起兵廢導而郝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諸鑒而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

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弼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于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偽荊州刺史李因巴郡太守黃植送于京都亮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為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疆竝佃竝守脩進取之備襄陽比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北及數年戍士習練乘機齊進以臨可各大賊舉衆知存亡開萬古之通衢之非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實聖朝之所先務也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郝鑒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七十二追贈太尉諡曰文康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文帝辟為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

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中書侍郎
咸寧中詔頌與散騎侍郎白察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
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太守會稽夏靜辟為功曹及
靜去職遠送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
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列為主
簿時傳比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
傳言之者未可為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爭
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然
及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脩復園陵討除逆類上副西

上書士之情下

海內延頸之望屬有杜弢之難

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
祈穀于上帝乃堪口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躬耕帝籍以勸農功自喪亂以來農桑不脩遊食者多
皆由去本逐末以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
諫曰謹按尚書元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
樂減膳孝懷皇甲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
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
弊今榮耳日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
納軌物有塵大誠謂宜設饌以賜群下而已元帝納之

轉丞相參軍是時琅琊國侍郎王鑿勸帝親征杜弢遠
又上疏曰皇綱天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
宮外次未及國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
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
討經載不夷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
所出若是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
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會弢已平轉從事中郎
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
謂曰卿在朝正色不如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
善所然船解兵免之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為長史敦

月病卒

王澄字平子少歷顯位遷建威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
校尉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如
黨嚴凝所獲澄委罪于長史蔣俊殺之巴蜀流人散處
湖湘為亂澄使內史王機討之流人推杜弢為主南破
零桂東掠武昌澄無所事事與機縱酒及山簡參軍王
冲叛澄懼遣杜玃守江陵又使天門太守扈環次益陽
卒無成功文帝初徵為軍容祭酒與王敦相詬被害時
年四十四敦平詔復澄官諡曰憲

王舒字處明晉丞相導之從弟也太寧初為荊州刺史

領南蠻校尉監荆河軍事王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悉
沉之江進都督荆州後以陶侃代之舒不樂徙湘州刺
史封彭澤侯諡曰穆

李陽成帝時為景陵太守從陶侃破蘇峻在石頭拔石
虎所陷新野石虎將夔安陷邾城因寇江夏義陽將軍
貢冲太守鄭進皆降在趙安進圍石城陽擊破之斬首

五千餘級安乃退
桓冲字子幼温之諸弟冲有武幹弱冠武陵王晞辟不
就除鷹揚將軍西楊太守遷督荆州七郡會姚襄將張

駿掠武昌府庫冲討獲之進監江荆六軍事中創并出
值符堅强盛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荆州所鎮隨宜回
轉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且孱

陵樂鄉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
堅壁不戰遠乘其疲撲翦為易臣司閩外隨宜處分在
是移鎮上明使將軍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厥後符

堅寇樊鄧冲遣江夏相劉真中郎將朱房擊之及其兄
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拔武當冲還鎮表以
石民督荆江十郡詔從之卒年五十七諡曰宣

桓豁字子朗桓彝之子也初辟秘書郎簡文帝召為撫
軍從事後監荆揚諸郡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時司馬勳

以梁益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尚討之符堅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瑗距之太元初遷豁征西大將軍豁上疏曰三台麗天神極增耀論道作弼王猷時宣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在宗極故宜明揚及陋登庸賢雋臣階藉門寵遂叨非據伏望回神玄覽追收原春帝不許尋卒時年五十八

庾翼字稚恭少有經畧每見京兆杜乂陳郡殷浩嘆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後陶侃辟為從事中郎乂之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賜爵都亭侯亮卒代都督六州荊州刺史鎮武昌翼

以帝舅年少遐邇屬目恒竭志能勞讓匪懈人情翕然稱之先是殷浩父羨守長沙貪殘翼移書詰責又憤石勒慕容皝跋扈上疏北伐欲移鎮安陸率南郡太守王愨期江夏相謝尚等風馳上道御以長轡康帝不許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援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矢偶起如廁見有物如方相俄而疽發疾篤表以長子方之為義城太守次子爰之為荊州刺史司馬應誕為襄陽太守朱壽為南蠻校尉卒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

庾冰字季堅亮之弟也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

竝為世重初討華軼封都鄉侯再擊張健遷給事中黃
 門侍郎代王導輔政朝野注心范汪謂曰天文錯度宜
 盡消弭水曰玄象豈無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會弟翼
 疏伐石勒出為都督江荆七州假節鎮武昌以為翼援
 冰臨發奏曰頃者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
 穢落臣不能光贊聖猷緝熙政道復策敗駕之駟以翼
 萬里之功今強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于郊人疲于內
 所以痛心既往傾首將來也誠願宅中虛以為本勤誠
 督以為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人之情偽必
 悉之聽以總國綱則天下幸甚水出鎮疾篤卒年四十一
 九贈侍中司空諡曰忠成

周顛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
 元帝初鎮江左請為軍諮祭酒出為寧遠將軍荊州刺
 史領護南蠻校尉始到州值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
 賊杜弼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顛得免
 因奔豫章後死王敦之難王導泣曰吾雖不殺伯仁伯
 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召此良友矣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鑑之子也累官未陽太守轉督
 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
 詣翼諮謀軍事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領江州刺

史

郭舒字稚行初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弘卒于軍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主討逆賊郭勵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事事舒切諫之勸以脩德養威保完州境澄雖不能從每屈意容之荆土士人宗厥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捧厥舒厲色言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之奔也以舒領南郡乃留屯沌口採稻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召之不往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免襄陽都督周訪卒王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晉主徵舒爲右丞敦留不遣舒諫不從使守武昌督護繆諱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在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凱懼不敢言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茲乃逆折使人不得伸何與古人相遠耶

范汪字玄平孤貧六歲適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奇之曰興范族者少是子年十二居母喪盡禮

賜爵都卿侯復為庾亮平西將軍從討郭默進亭侯汪
為亮佐十有餘年甚相愛待轉鷹揚將軍武陵內史時
庾翼將悉郢漢之眾以事中原軍次安陸轉屯襄陽汪
上疏論其不可者有四桓宣代翼為荊州復以汪為安
西長史蜀平進武興侯

朱序字次倫益陽人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河中諸軍事
南中郎將鎮襄陽符丕圍序序母韓登城謂西北角當
先受弊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栏其角斜築二十餘丈
賊果攻西北潰便退守新城襄人謂為夫人城序累戰
城守滿少解陷在符堅後堅敗但歸拜征虜將軍復

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
至宜都太守潭清貞有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
馬齊王冏請為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張昌作亂潭
獨起兵斬昌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固辭遂
周旋征討以軍功爵都亭侯時甘卓屯宜陽為杜弢所
逼潭進軍救卓卓表潭領長沙太守亦辭不就王敦叛
以潭為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弢平召補丞相軍諮祭酒
進零陵侯加爵武昌侯卒諡曰孝烈

卞敦字仲仁濟陰人卞壺之族也初為山簡司馬值杜

曾王如為亂乃徙敦監沔北七郡軍事領江夏相戊夏
口討沔中皆平杜弢寇湘中加大都督伐弢尋征石勒
鎮沔口明帝討王敦以功封益陽侯湘州刺史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始為西陽太守及蘇峻叛溫嶠遣
嶽與督護王愨期太守紀陸率兵赴難及討郭默有功
封宜城伯子遐字應遠

樊峻西陽太守庾亮鎮武昌謀北伐乃以峻副毛寶守
邾城石虎惡之以兵五萬寇荆陽北鄙二萬騎攻邾城

陷寶峻死之寶字碩其陽武人始為臨湘令後隋溫高討且句
平封州侯亮鎮武昌為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

亮謀北伐與西陽太守樊峻守邾城石勒遣其子鑿及
其將襲安李克等來攻寶求援于亮亮不以時應遂與
其士眾六千人死于江初寶麾下偶獲白龜徑尺于武
昌投之江邾城之敗若有石乘其足得不死視之乃前
所放龜也子穆之字憲祖督荆州五郡符堅入寇穆之
率兵進討卒于巴東諡曰烈

桓宣監沔中諸軍事石勒荆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
使其子與宣俱攻樊城拔之敬懼遁走宣遂平襄陽侃
使宣鎮之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

未若韜軒或親芸獲於隴畝十餘年綏撫僑寓甚有稱績

鄧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治郡

號為名將為襄陽太守城北河水有蛟常為人害遐遂

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流血江水為之俱赤

因名曰斬蛟渚亦謂之蛟津乘其氣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始為廣平太守徐州刺史復轉荆

州刺史當官從政每事克舉士庶思慕

周訪字士達汝南人漢末避地潯陽初陶侃為散吏與

訪結為友晉元帝渡江時為參軍尋加揚州刺史

口帝命訪擊之訪進至屯陽諭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軍之善政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

領中軍杜曾先犯左右俱敗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

躬自督戰曾遂大潰漢沔平遷中郎將屯襄陽部將蘇

溫獲曾斬之王廙去職以訪為荊州刺史訪練兵簡卒

與李矩郭默相許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于撫綏士衆

皆為致死太興三年卒諡曰壯

殷顛字伯通陳郡人少有才氣與弟仲堪俱知名太元

中擢南蠻校尉蒞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南伐顛力

諫之卒贈冠軍將軍

殷仲堪顓之族也始為著作郎孝武用為中庶子尋出都督荊州刺史鎮江陵先是仲堪遊江濱見流棺葬之旬日間溝忽起為岸有人自稱徐伯玄仲堪問故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州君其為荊州乎其後蜀水漂沒江陵數千家降寧遠將軍安帝即位進號冠軍將軍為桓玄所害

司馬承字敬本晉燕王子也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來嘉中依山簡進至武昌元帝為晉王承制更封千

總太興初拜輔國將軍

固在一流夫用武地也叔父居之何如承曰湘州

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比及三年可從戎役若

是以承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劉隗戴若思等竝為

州牧承至武昌王敦留宴語在晉史時湘土荒殘公私

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菱車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

其為患詐稱北伐徵境內舟楫承知其計半與之敦尋

構難遣桓能說以劉隗專寵即令討之承嘆曰吾其死

矣歲荒人鮮地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

與義夫復何求長史虞悺勸起義兵斬湘東太守鄭澹

敦遣南蠻校尉魏又攻承且戰且守城陷被執為王廙

所殺贈平騎將軍

司馬休之字季豫譙王後也少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桓玄叛休之嬰城固守後徙荊州刺史到鎮未幾桓振復襲江陵休之奔襄陽賴將軍張暢之劉懷肅擊振休之復還荊州後劉毅誅復以休之都督荆雍六州軍事頗得江漢間人心後奔魏

司馬晞字道叔晉宗室也太興元年從武陵王誥開府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建元間為桓溫所惡并新蔡王晃徙衡陽郡

司馬瑋字彥度晉宗室也少為州刺史後為平南將軍封于楚都瑋少果銳多立威刑制廷忌之後見弟義字士度分封長沙後為郢輔收金墉炙死

溫嶠字太貞少以孝悌稱風儀秀整美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皆不就大將軍劉琨深禮之請為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為從事中郎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壺等同受顧命時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又以西下為虞故使嶠為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魏異

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士郡之要宜以刺史
居之潯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
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
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
命削去之蘇峻及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
鄧 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
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時亮雖
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愨期等要陶侃同赴
國難遣王愨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
移告四方征鎮嶠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厲遂率所統
與嶠亮同赴京師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
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
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
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
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
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
食盡陶侃便欲西歸嶠曰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
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其日
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

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
 于嶺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
 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賊將匡術以
 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口今水
 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軍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
 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舍抱天子奔于嶠
 船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尊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
 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武昌至牛
 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
 之須臾見水族爭避火光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者赤衣
 者其夜嶠夢人謂之曰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其
 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嶠未嘗而卒
 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頌而流涕
 陶侃字士行本鄱人也其平徙家廬江之海陽早孤貧
 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客其母
 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而
 枉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
 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其侃虛
 心敬之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

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該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異之除郎中尚書樂廣祿會荆陽士人武庫令楊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獲何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高岳有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會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相觀察君必繼老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廣楊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以運糧爲戰船言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

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俱西陽王業
 之左右侃即遣兵逼業令出賊侃整陣於釣臺待之業
 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
 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
 使侃擊杜弼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
 度侃令二將為前鋒凡子輿為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顓
 為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朱伺等逆
 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道參軍王真告捷於王
 敦敦曰若無陶使君便失荊州矣即表拜侃為使持節

軍使行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四陽江夏武昌鎮于

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白
 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真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季羆
 前鋒進軍斬冲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真又恐矯命獲
 罪遂與曾舉兵反中部將張弈將貳於侃詭說曰賊至
 而後動未為晚也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為所敗
 賊鈞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
 張奕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
 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湯舉為先驅擊杜弼大破
 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敘侃前後功績宜
 蒙申宥敦於是奏復侃官設將王真精卒三千出武陵

江誘五溪蠻夷以舟師斷官軍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
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
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沮杜弢遂疑張奕
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遥謂之曰
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
隨之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克長沙王敦深忌侃功留
之不遣左轉黃州刺史平越中郎將次王廙爲荊州及
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
刺史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非前所領
交廣江寧共八州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
史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旋江陵如都督交廣寧七州
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
夷降之厲後將軍郭默矯詔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
州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
降侃斬默等侃旋巴陵因移鎮武昌遣子斌與南中郎
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
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
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不受咸和七年六月疾篤侃
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諡曰桓
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南二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畫像

在武昌西山

郝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為有藩伯之望會宋序白表去職福恢為梁秦雍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時慕容垂圍慕容末於潞川末窮感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言垂若并未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末未垂并存自為仇讎連雞不棲無能為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為然詔上恭庾楷救之

及發而末沒時魏氏疆域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王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拓跋珪戰于滎陽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玄以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椅角玄等襄陽太守夏宗之府司馬郭毗並以為不可恢皆殺之既而玄等守尋陽以恢為尚書將家還都至揚口仲堪陰使人於道殺之及其四子託以群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軍

魏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磐石河間王顥之伐趙王倫以該為將兵都尉時杜預子尹為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為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

臨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
為人震懼並服從之乃與太守矩郭默相結以距賊使討
劉曜曜嘗攻李矩該破之乃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
後漸饑弊曜寇日至欲率而南徙眾不從該遂單騎走
至南陽帝又以為前峰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
率該餘眾降曜曜徵發既苦瞻又驕雲部曲殺瞻而納
該該遷於新野率眾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為順陽
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
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
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眾救臺

軍次石頭受備保節度城未平該病篤遂也卒葬道中
于武陵

庾闡字仲初潯川郡人闡好學九歲能文少隨舅
孫氏過江母隨兄肇樂安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為石勒
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鄉
親種之州舉秀才元帝嘗召闡之皆不行蘇峻之難
闡出奔鄒鑿為司空參軍討峻平之拜彭城內史鑿請
闡為從事中郎鑿召闡為散騎侍郎領兵著作項之出德
零陵太守入湘川為文以事費謚文士稱之後以疾徵
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為太伯立碑闡製



其文又作楊都賦實為世所重年五十四卒所著詩賦
銘頌十卷行於世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從溫伐袁貞至壽陽以淮
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溫稱賞之壽陽平以功封
聞喜縣侯除末世今溫薨征西將軍桓豁引為參軍領
華容令

戴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史漢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
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
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為征南軍司馬時
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請漸加脩建帝納之於是

始脩禮學代劉隗為丹陽尹王敦作逆加左衛軍及敦
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平後拜尚書僕射卒官
贈衛將軍諡曰穆

桓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為參軍叔父暉上疏
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
戍夏口與石虔攻符堅荆州刺史梁城等於竟陵明年
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符堅將慕容垂姜成等於
漳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冲薨詔以石民監荆州
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
望甚為人情所仰初冲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

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符堅敗於淮肥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夔降之始置胡陝二戍獲關中櫜橐伎以克太樂時符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荀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刺史與遼共攻長杜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餘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無子

桓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並爲桓氏子姪之冠冲旣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海軍簡約脩所住齋應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諡曰靖王忱字元達弱冠知名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歛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旣而甯使報

玄東萊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荆
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枕自恃才氣放酒無節
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荆
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
葉世家常以才雄駕物枕每裁抑之玄嘗詣枕通人未
出乘輦直進枕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枕亦不留嘗朔
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枕悉給之玄憚
而服焉卒官追贈右將軍諡曰穆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
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
山陰漁弋山水入則談詠屬文無用世意征西大將軍
桓溫請爲司馬旣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旣出溫
明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當北征會安弟萬病
亡後歲末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
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
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
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
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
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
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

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縹騎將軍錄尚書事因讓軍號頃之加司徒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諸軍事假節時符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旣破堅有捷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小兒輩遂已破則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履齒之折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州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三人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忽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語誤衆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後
被桓溫辟為掾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郊
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符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
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於是徵
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
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
下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
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
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逵令知救至其
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為賊所獲
賊厚賂使云南軍已敗偽許之既而晉城中曰南軍
垂至我軍行來報為賊所得遂遇害超復進軍南侵堅
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
有衆六萬朝廷震動玄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
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將都督顏因復進擊
又破之斬其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逵田洛追
之戰于若川復大破之玄率軍剽牢之攻破浮航督護
諸葛侃軍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
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
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遷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符

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遣屯壽春師臨肥水玄
 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來於茲臨水為陣是不
 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之
 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
 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
 而殺之豈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衆因退不能止於
 是玄與羨之等以精銳八千渡淝水右軍距張蚝小
 一里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
 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衆
 云并軍官逃遁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

不受賜錢白氈綵千匹既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釁
 會以玄為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過潁經
 略舊都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爽謀堰呂
 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
 私利便

何無忌東海郟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
 心者輒形於言色荆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及
 桓玄害彥革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牢之
 南征桓玄將降於玄無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及
 玄篡位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為劉牢之參軍與無

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遂共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兵精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洛州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披緜赴之澹之遂潰旣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諡曰忠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初爲州主簿嘗見桓玄旣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神庸而宅偉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款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歆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

將軍吳國內史尋轉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誅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尋卒尋官後錄其替義之功追封江陵縣公

相伊字叔夏有武幹標梧簡率爲王濛劉惔所知頻參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及符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軍將軍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時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

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進即吹一弄美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個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主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

郡軍事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
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烈

毛璩字叔連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爲參軍尋代郭銓爲
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
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
桓希爲梁州刺史王昇據涪郭法成宿渠師寂戎巴郡
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
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于白帝
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愨亮自桓玄萌禍常
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即授上流

之任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璩瑗順外江而下

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
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
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
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
廣漢熨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
害璩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
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
嘗詣浩談論對食會擲麈尾毛悉落飲食中冷而復暖

者數四至暮忘愛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為小邑由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為參軍庾亮代侃引為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尚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二盛廼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為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晉盛為參軍與俱伐蜀蜀平賜爵安懷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不刻之盛與溫歲斷言放誕稱州遺從事親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溫得盛騰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藉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甲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卷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江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為南郡相會荊州

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
顓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為言績終不為之屈顓慮
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
勝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為之懼
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為御史
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
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
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
聞我父子道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桓雄長沙人少仕州郡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命為長沙

主簿王敦之逆承為敦將魏又所執佐吏奉獻雄與

曾韓階從軍武延並毀服為僮豎隨承向武昌又見

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

韓階長沙人性廉謹篤慎為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

辟為長沙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為魏又所執送

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

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歛送柩還都朝

夕六日葬畢乃還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淺無由

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

豪右州里稱之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
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
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
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
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為奮陵令刺史譙王承
旣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
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
承旣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
魏人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
枕力屈城陷為人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
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
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
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
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去
斤吾其戮乎敦尋遣人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丹陽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
已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為王敦所
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為不可遲留不
道融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
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
而王氏擅權日久

法慶紀志 卷二
卒見分政便謂被奪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未成宗黨之恥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齋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印時為敦參軍使印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書夜涕淚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志操孝悌廉信為鄉黨所稱譙王承臨州知其名傲悝為長史不到適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為禍今果為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雋而智勇遠聞古人墨衰即戎况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

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惺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敢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惺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計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又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惺復爲人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惺謂曰人生有死閻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惺襄陽太守 襄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

少惺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爲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侗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馬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廻馬授手遵生有勇方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

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在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為殷荊州吏荆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

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與晉陽之申軍大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并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勞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眾咸悼焉先是女以羔裘遺企生及企生遇害母胡氏即日焚其裘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仕魏為曹爽司馬屢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兼城將軍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遷

大鴻臚拜揚武將軍
附魏帝出征復立
進爵武進亭侯增
公

軍到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
西方之率荆州文武以為先驅誕平
邑九百戶遷大尚書堂刑理常道卿

杜烈明政事察差

康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

陽太守聞軫亡因

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捷為太

守蜀土榮之後遷

湘東太守為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

趙誘字元孫淮南

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郤

隆被齊王問檄使

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

子姪並在洛陽欲

平觀成敗恐為罔所討進退有疑會

群吏計議誘說隆

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應起

其敗必矣今為使

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

也不然且可留後

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

軍隨形助勝下策

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

保州而已誘與治

中留寶主簿張袞等諫隆右無所助

變難將生州亦不

可保也隆猶未決遂為其下所害

誘還家杜門不出

左將軍王敦以為參軍加廣武將軍

與甘卓周訪共計

舉東破之天監初遷於西湘大興初

復與卓攻破滅之

更封侯景遷三司參議侯景為武昌

太守時杜曾反誘

曾與侯景共謀共距之誘等苦戰

湖廣總志

皆沒贈征虜將軍

丞相劉玄德曰敬



湖廣總志卷第

五十八

